食事

一碗鲜汤抵风寒

□留丽灵

最近气温骤降,家里餐桌上出现热汤的次数也多了。但不选牛羊肉来炖汤,这个季节,母亲更习惯去菜市场挑选一些海味回来煮汤,比如海蛎和头水紫菜。

初冬时节的海蛎正肥美,本地人挑这种海货有诀窍,通常选的是壳闭得紧且带泥的,现撬现取肉最是新鲜。家里长辈们从小在海边长大,开海蛎对他们来说是小事一桩,就像母亲每次把带壳海蛎买回来,都是先倒在干净的洗菜盆里,用清水冲干净外壳的泥沙,再拿刀顺着海蛎壳的缝隙探进去,接着利用巧劲一撬,肚皮鼓鼓的海蛎就连汁水一起掉进盆里。

新鲜的海蛎煮汤很美味,不过闽南人煮这种汤,往往不是慢炖,而是以"滚"的方法。也就是先用大火将锅里的水烧开,接着放入裹着薄薄地瓜粉浆的海蛎,再加一些紫菜搭配,之后改用中火继续滚煮。母亲常说这样的做法看似简单,却很考验厨艺,若是火开得太旺,容易把海蛎煮老、煮开裂,口感发柴。如果火太小、煮的时间太久,则会让海蛎的鲜甜流失,口感变差了,吃起来也没滋没味。

等海蛎浮在汤面上,再撒一些姜丝、芹菜碎提味,这锅海蛎紫菜汤就算煮好了。趁热喝一口汤,滋味鲜中带咸,还能尝到淡淡的姜辣和回甘。因为用"滚"的方式烹煮,海蛎的质地依旧滑嫩,和汤一起入口,不用多咀嚼就"化"开了,好似吃果冻一般。这样一碗热汤下肚,感觉喉咙到胃都舒展开了。

我年少时并不爱喝海蛎汤,总觉得它的味道腥,每次都得母亲反复劝说,才不情不愿地尝几口。若是阿嬤瞧见了,还会念叨一句:"喝了这碗汤,冬天才不怕吹风。"后来,我到邻市工作,每年冬天一到,都能收到老家寄来的一大包头水紫菜,接到我回复"收到了"的信息,母亲仍要提一句:"有空去买点海蛎来煮汤。"只要听我说忘记了做法,母亲肯定不厌其烦地在微信上细细写下煮制的步骤,从焯水、裹粉到控火一一交代,久而久之,这也成了我们母女俩的冬日"固定话题"。

上周末抽空回了一趟娘家,一进屋就闻到熟悉的香气,紫菜和海蛎的味道混在一起,一下就将我肚子里的馋虫勾了出来。母亲瞧见是我回来,赶紧舀了一碗汤递过来,又叮嘱道:"趁热喝,不然凉了又觉得腥。"

我笑着点头答应,接过碗,便靠着厨房的门框慢慢喝汤。热汤入口,海蛎还是那样滑嫩,咬下去汁水立马"炸"开了,紫菜软软地裹着汤水,姜丝和芹菜碎的味道也混在里面,尝起来一点也不腥。闽南人补冬,并不总是大鱼大肉,就像我家每年入冬后煮的这碗海蛎紫菜汤,看似寻常,却藏着海边人家最朴素的滋补智慧,也是母亲跨越距离捎来的牵挂,一碗下肚,暖的不只是胃,还有归家的心。

众生

白鹭落田畴

□骆维佳

小雪时节,乡下的稻田中不见稻秆,只剩下一簇簇稻茬。不过田里还有一些小米虾、小鱼苗自在游泳,于是我便带孩子来"淘宝",想看看有没有意外收获。刚脱下鞋,还没来得及走进田里,忽然,几只白鹭闯入视线中,孩子忍不住"哇"了一声,我也赶紧掏出手机按下快门。


(CFP 图)

这群白鹭身姿轻盈,飞起来犹如一片片轻飘飘的羽毛。它们时而在水田上方低低盘旋,翅膀几乎擦过稻茬,时而翩然降落,随即长腿轻轻一点,便稳稳地立在田里。其中几只白鹭还抖了抖翅膀,酷似舞台上的旦角拂起衣袖。

怕惊扰了这群飞鸟,我拉着孩子走回田埂上,从这个角度看,才发现这些白鹭是来觅食的。它们修长而纤细的腿踩在水田里,抬起来却不沾一点泥粒,长长的嘴喙不时像利刀一般插进水里,转眼间就捕获一条活蹦乱跳的小鱼。

偶尔,一两只白鹭啄到谷粒,还会将头微微上扬,让谷粒能顺着喉咙滑下去。这群鸟也不争食,好似来之前已经商量好了,它们在田里的落脚位置分得清楚,东边几只、西边几只,彼此隔着几步远。白鹭们在各自的"地盘"中享用食物,看起来就像一群教养很好的食客,在赴一场无声的宴席。

结束觅食,几只白鹭先扬起翅膀,双脚在水面上点了几下才离地。它们沿着稻田边的沟渠低飞,没过多久就消失在远处那片山林中。另外几只白鹭好似还没吃够,并不急着走,它们继续悠哉地在田里踱着步子,偶尔低头啄一下水面。

这时,孩子扯了一下我的衣角,询问能否走近再看?我心想脚步放轻一点,应该不会惊到白鹭,便点了点头。没想到发现有人靠近,几只白鹭不仅没有慌张,仍继续低头觅食,偶尔还会抬头看我们一眼。孩子见状兴奋不已,眼睛一直盯着最近的那只白鹭,我也跟着高兴,毕竟能在这个季节遇上一群白鹭,看它们在稻田里从容地觅食、歇脚,是一件难得的趣事。

欢乐时光总是短暂,黄昏的夕阳斜照,剩下的几只白鹭终于吃饱了。它们拍打着翅膀离开水面,之后在空中绕了一圈,才朝远处飞去。

回家路上,我又将刚才拍的照片翻出来看,孩子凑过来,问下次回来还能看见这些白鹭吗?我答不出来,只能上网搜索答案,这才知道每年的夏季和冬季,这种飞鸟常会出现在泉州的稻田、浅水塘和湿地一带,清早和傍晚,也是它们觅食最活跃的时候。仔细想想的确如此,记得有一年初冬清晨去湿地公园散步,我就曾遇见白鹭成群出动,它们沿着水边一字排开、慢慢走着找鱼虾的样子,令我印象颇深。

风掠过田埂,带着丝丝凉意,乡下的水田安静又宽厚,当中藏着小鱼、谷粒,也留住了白鹭的身影。不知道下次回来能不能再见到它们,但和孩子一样,我也盼着还能在这片水田,再遇见这群"白衣"来客,看它们缓步,看它们轻轻飞起。

天伦

再为女儿梳发辫

□钟建设

女儿要接受微创手术了,虽然是微创,我总是放心不下,紧张与担忧全堵在我的心里。

手术这天,我早早来到病房,看见女儿长发披肩,忍不住问道:"手术要平躺,头发不能披散着,要不扎起来吧?"女儿看了一眼正在输液的手,点点头,说:"那您帮我扎麻花辫吧。"我笑着连声说好,一边起身去拿梳子,一边喃喃自语:"不知道手艺有没有生疏。"

我拿起梳子轻轻梳理女儿浓密的长发,先将头发分成两部分贴在耳后,又用橡皮筋把另一边固定好,再慢慢编起一侧的辫子。很久没给孩子编辫子了,我的手指有些僵硬,发量也分不均,一股多,一股少,还没编到发尾就接不上了,只好重来。反复折腾两次,我的手心还沁出了汗。

女儿见状,安慰说:"不急,慢慢来,我记得您以前编得挺好的。"我定了定神,在衣服上擦了擦手心的汗,又重新调整了发量,接着双手食指平均分开头发继续编。三股发束左边压右边、右边压左边来回交替,总算渐渐变成了顺滑的麻花辫。

编着编着,我脑海中又浮现女儿小时候的样子,那时的她很爱美,每天出门前都要跑过来让我或爱人给她扎辫子。为此,我还去翻书看教程,想办法给女儿变换发型,有时是在马尾辫上夹一个大蝴蝶结,有时是编几股小辫再用彩色发圈扎起来。

每次看女儿站在镜子前左照右照,我也会跟着嘴角上扬。有时出差看见漂亮的发夹,还会买回来当作礼物给她惊喜。可是好似转眼之间,小小的女儿就长大了,从牵着我的手蹦蹦跳跳,变成了独当一面的大人,让我不禁感慨时间的流逝,原来也藏在这手指间的发丝里,悄无声息。

编好辫子后,我轻轻拉了一下皮筋,确认不会散开,才问女儿:"瞧瞧我的手艺还行吗?"她拿起随身镜照了照,开心地说:"好看,您的手艺还是那么好,梳头也舒服。"说笑的时候,护士推着手术床进来,女儿一边慢慢起身,一边轻声对我说:"您别担心,手术很快就结束了。"见我眉头还皱着,她又打趣说:"您趁这个时间琢磨一下新发型,回头再给我编个更好看的辫子。"我想再说点什么,喉咙却发紧,最后只是伸手握了握女儿的手。看着她被推进手术室,我的心仍像被一根橡皮筋紧紧揪着,直到手术室灯灭,听医生说"很顺利",那根橡皮筋才倏地松开。

父母与孩子间的爱,有时就像一根橡皮筋。小时候是我紧紧牵着女儿,护着她往前走;长大了,换成她笑着安抚我,叫我不要慌张。这根橡皮筋,一头牵着女儿,一头牵着我,藏着不舍,也藏着满满的安心。

四季

冬来花不休

□洪依婷

在北方城市定居后,每年入冬,出门被凛冽的北风吹得挪不动脚步,我就会格外想念泉州,想念那里繁花满枝的冬日"模样"。

记忆里的泉州冬日总是忽冷忽热,有时看着像是要降温了,转眼间又气温回升,日头悬在空中,洒下的光犹如蜜汁,映衬得整座城市闪闪发光。沐浴在这样的阳光里,连心都会变得暖洋洋的。

十一月,沿街的异木棉又开了,给这座古城添了几分浪漫的色彩。海风滋养了这一树树柔美、细腻的烟粉,花朵层层叠叠缀满枝头,远看好似天边落下的云霞,又像谁在枝头挂了一盏盏粉色的小灯。让我印象很深的,是北江滨公园里那成片盛开的异木棉花,那些花倒映在水中,也为江水换上了一个温柔的色调。风过处,花瓣簌簌掉落,有些落在行人的发丝、肩头,有些落在路边停靠的车辆上,看起来如同下了一场粉色的雨,如梦似幻。

若说异木棉是柔情温婉的江南女子,那么西湖公园里的紫花风铃木更像是英姿飒爽的巾帼将军。这种花的"性格"很特别,总是先开花、后长叶,这些花朵盛开时,往往满树寻不到一片叶子,只有遒劲的枝条把一簇簇花球高高托起,从浅紫到深紫,层层绽放,犹如风铃缀满枝头。初次看见这个景象,我还想起了《红楼梦》中对姽婳将军的那句描述:"丁香结子芙蓉绦,不系明珠系宝刀。"

如果这个季节回泉州,我总会抽空去看看立交桥上的三角梅,那也是不少旅行博主推荐的"热门打卡地"。暗色调的天桥下,从缝隙中探出脑袋的三角梅开得满满当当,花瓣鲜艳浓丽,衬着质朴敦厚的水泥桥面,显得格外娇艳动人。

作为泉州随处可见的观赏花卉,三角梅一年盛开不止一季,可冬日开得最是热烈灿烂。有次抬头望着这一桥"簪花",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说"泉州的冬天是倒放的春天",想来是花卉们不忍冬日太过萧条,才赶着一拨接一拨地绽放,把满满当当的花色铺在街巷桥头,不让寒风有机会带走这座城的鲜活与暖意。

泉州的冬天,并不只有浅粉、深紫这些"莫兰迪色系",此时去笋江公园逛逛,还能看见将叶子染成青绿、橘红、绛紫等不同颜色的乌桕树。古人说"乌桕赤于枫",赞美的正是这种树的叶子颜色,那种热烈张扬的色彩,搭配上疏朗俊逸的枝条,犹如站立在绿地之上的翩翩公子。偶尔在树下捡到凋落的叶子,还会惊喜地发现这种树叶竟犹如心形,好似是大自然在冬日托乌桕木为人们送来的情书。

即使到了小雪时节,泉州仍没有漫天飞雪的清冷孤寂,寒风往往刚从北方赶来,就被一树树繁花拦住脚步。这也是我喜欢在泉州过冬的原因,因为这里没有北方的萧瑟,只有花开不断的暖意,让人总觉得冬天还远,春天已在路上。

乡情

故乡的桥

□江守鹭

我的故乡是一座典型的闽南小镇。以前为了方便乡亲们出行,小镇的东、西、南三面各搭建了一座小桥,远远望去,它们好似三枚纽扣,将小镇与稻田、山林轻轻系在了一起。

东边那座桥是最大的,桥下有六个弧形拱洞,它一端连着土路,另一端连接着水渠。因为流水常年冲刷,桥身上布满了青苔和蕨草,不时滴落的水珠,还在桥墩上砸出了一个个小坑。因为桥是石头砌成的,本地人就直接叫它"石桥"。在长辈们眼里,这座桥更像是一个渡槽,因为淌过桥下的水,会源源不断送去灌溉下游的稻田。早年间,我的外婆家在这座桥的东边,每次放假在家待不住,我就偷偷溜出门,然后沿着田埂一路小跑过石桥,直奔外婆家,等母亲发现了跑来找我,再乖乖跟着她过桥回家。

西边的小桥是用木板搭的,它跨在一条溪流上,桥下也有一个弯弯的拱洞,从远处看好像一弯月牙。这座木桥的一边通往稻田,平时干完农活,乡亲们都会走到桥边歇歇脚,或是喝口茶水解渴,又或是凑在一起聊家常、谈收成。

过去,我经常和几个同龄的孩子结伴上山拾柴火,每次进山都得经过这座木桥。一顿忙活后,一群孩子不仅得背回一箩筐的松针叶,还要用草绳将干柴枯枝捆成几束拎在手里。当时大家年纪都小,力气也不大,带着这些柴火走回家并不容易,只有回程时看见熟悉的小桥,我和伙伴们才会松一口气,因为它是一个歇脚点,也是一个坐标,看见它,就知道很快能到家了。若是停下来休息时碰见劳作归来的大人,还可以请他们搭把手,有长辈们帮忙拎柴火,回家的路也能走得轻松一些。

毕竟还是孩子,玩心也重,只要看天色尚早,我和伙伴们就会把箩筐和干柴捆放在桥边,然后抽一把红色的松针叶,你勾我的、我缠你的,互相较劲拉扯,谁的叶子先断就算输,这也是当时孩子们常玩的"斗草"游戏。

南面的那座小木桥,横跨在一个大池塘上,它的周围是一大片稻田。每年水稻收割完毕,我就会穿过这座小桥,然后蹲在垄间捡拾遗落的稻穗。这时农忙已过,倚靠在小木桥旁的木制踩水车也闲下来了,趁没人注意,我还会偷偷攀上水车,用力踩几脚,过过瘾。

后来,故乡陆续修建了几座新桥,那三座旧桥虽没有拆除,也少有人走了。不过每次回去,我仍会去那些旧桥上站一站,或是沿着桥走几个来回。我始终认为,故乡的路,有一半是由这几座小桥连起来的,因为它们还在那儿,自己就能认得回家的方向。

每日佳句

把心放平,生活就是一泓平静的水;把心放轻,人生就是一朵自在的云。



主办单位: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 泉州市文旅局 泉州晚报社 中共洛江区委 洛江区人民政府
承办单位:中共洛江区委宣传部 洛江区文体旅游局 洛江区文联

问 塔

□庄学培

这是黑夜航行中的眼
这是长天落墨时的镇纸
这是拴马柱——将军的盔心
这是涨海声里,碰撞的酒盅

八百年前尘缘一掷
僧人云游,石头上山
筑塔如立帆,家家户户
都竖着耳朵,收集浪的晨钟

一闭眼就过去开元
鼻翼锈住茶与瓷的故乡
丝绸的邀请,借着墟集攀援
番语登顶,万衣迎风
却道海客漂泊人

望一眼何其昂贵啊——
风雨撼不动这般铁心
刺桐官话,南门巷陌
瓶瓶罐罐都钤着圣贤纹章
在衣食烟火的坊间,谁都笑纳
佛国的恩赐,贝壳的典当

愿这世间,永久伫立石化的传说——
愿接过"宋元中国"的名片
不问贵庚

扫描二维码
关注诗会动态

茶余饭后

冬日歇后语

●穿冬衣摇夏扇——不知冷热
含义:通过"穿厚衣"与"摇扇子"同时进行的矛盾行为,比喻人不知冷暖,有时也用来形容不合时宜的行事风格。

●地上的薄霜——见不得日头
含义:冬季的薄霜一见到太阳就会渐渐融化消失,用来比喻某种事物或人经不起考验,也指一遇到状况就立刻垮掉、消失的行为。

●冬天的西北风——无孔不入
含义:西北风又冷又猛,哪儿都能钻进去。比喻人或者东西到处都能钻进去,一点空隙都不放过。

●冬天打雷——没有的事
含义:旧时人们觉得冬天不会打雷,认为这是罕见甚至不可能的现象。后来用于形容某件事根本不可能发生,或纯属无稽之谈。

●冬天的知了——一声不响
含义:知了在夏天叫得欢,到了冬天就悄无声息了,这句话也常用来形容一个人保持沉默、不开口表态的状态。